

# 归来的马帮

GUILAI DE  
MABANG

唐炳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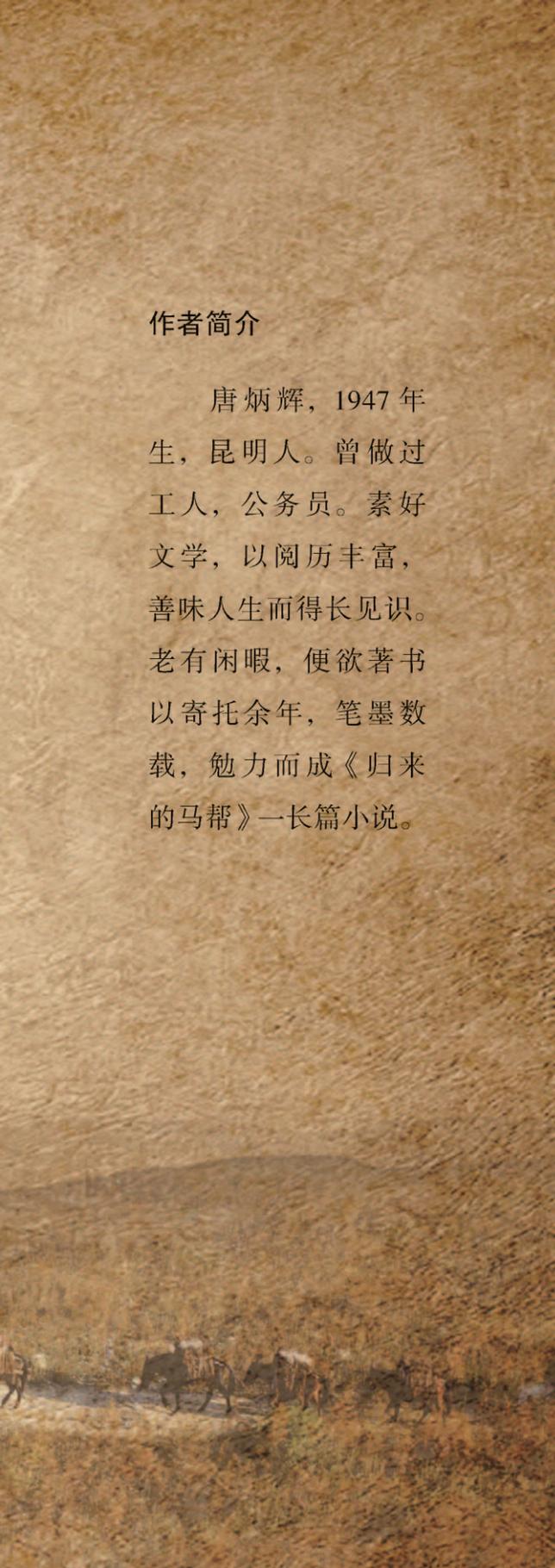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唐炳辉，1947年生，昆明人。曾做过工人，公务员。素好文学，以阅历丰富，善味人生而得长见识。老有闲暇，便欲著书以寄托余年，笔墨数载，勉力而成《归来的马帮》一长篇小说。



# 归来的马帮

GUILAI DE  
MABANG

唐炳辉◎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归来的马帮 / 唐炳辉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22-11718-1

I. ①归…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3500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王恒腾  
装帧设计 陈连全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归来的马帮
作 者	唐炳辉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620千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速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718-1
定 价	58.00元

## 目 录

一 .....	1
二 .....	7
三 .....	10
四 .....	16
五 .....	22
六 .....	27
七 .....	37
八 .....	42
九 .....	48
十 .....	51
十一 .....	55
十二 .....	65
十三 .....	71
十四 .....	79
十五 .....	86
十六 .....	95
十七 .....	102
十八 .....	108
十九 .....	117
二十 .....	123
二十一 .....	137
二十二 .....	144
二十三 .....	156
二十四 .....	166

二十五.....	169
二十六.....	181
二十七.....	212
二十八.....	225
二十九.....	259
三十.....	271
三十一.....	283
三十二.....	303
三十三.....	319
三十四.....	341
三十五.....	373
三十六.....	379
三十七.....	389
三十八.....	403
三十九.....	419
四十.....	447
四十一.....	459
四十二.....	465
四十三.....	468
四十四.....	475
四十五.....	487
四十六.....	497
四十七.....	502
四十八.....	505

一九四三年十月的一天，滇西腾冲。

中午，一条被阳光烤炙得滚烫的公路上，三匹马在奔驰，跑在前面的是一匹黑色的牝马，马背上是一个容貌英俊的年轻的中国军官，满是汗水和尘垢的脸上，流露着焦急不安的神色。因为热，他敞开着佩戴上尉领章的制服，背上斜背了一支中正式步枪，他不断地用鞭子催打着浑身汗湿、疲惫不堪的马。另外一匹枣红马上，是一个身材略为有些瘦小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机灵光彩的年轻人，他同样肮脏着脸，斜挎着步枪，中士紧跟着中尉，军装也被汗水湿透了。一匹无人乘骑白马的缰绳拴在红马的鞍带上，很显然，这是一匹用来替换的马。他们这样拼命疾驰已经一个小时了，中士看着平时爱马如命的上尉不停地鞭打马，嘴里还连连发出嫌马跑得慢的咒骂声，心里便知道了他们要送给李壮图师长和张明浩县长的情报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也频频催打他的马。

他们驰上一个山垭口时，眼尖的中士蓦然看见远处的路上躺着一个穿黄军装的人和一匹蹶着脚的死马，大叫：“古长官，有情况！”勒住了马。上尉吃了一惊，也煞住了马。眼前的这种场景，他不用想就知道，躺在地上的是被日寇狙击手打死的我方情报员。自从日军对怒江西岸开始扫荡以来，日军清楚我军缺乏电台，所有情报都依靠设置于各乡镇递步哨的情报员接力传递，于是就派遣了大批狙击手，埋伏于各交通要道，专门射杀我方情报员，迫使我方通讯联络中断，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达到迅速消灭怒江以西抗日武装力量的目的。

上尉踏在马镫上撑起身子，举起望远镜说道：“这小子我见过，前几个月才从别处调到灰窑哨所的。”

“是不是长着娃娃脸的哪个？”中士用手掌在眼上搭了个凉棚。

“是。”上尉举着望远镜四下观望，用马鞭指着右前方一片草木杂生的山梁对中士说：“看到山坡上那个土坎子没有……唔，唔，就是后面有棵树的那个，鬼子就藏在那里。”

“哦，哦，等一下……土坎子倒是看见了，就是不见到鬼子。”中士费力地仰着脖子，大着眼睛朝那边张望。

“他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让你看见，只有你从路上过去，他开枪打你时，才会突然露出自己的脑袋。”上尉说。

“看样子我们不能从路上过去了，绕着走怎么样？”中士转着脑袋左顾右盼。

上尉放下望远镜，指着矗立于左手边一带黑苍苍的山岩说：“那么墙壁般陡峭的岩子，我看难得爬上去。”

“如果多给一点时间，我就能够想办法上去……”中士揣摩着那山岩子说。

“哦……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如果有，就不用你说了。”上尉蹙着眉头说。

“山岩子不能过，那么我们就从他的身后绕过去？”

“也不行，”上尉说，“这样要绕出相当远的路来，而且被那鬼子发现了，还会被他悄悄地赶过来向我们开枪……看来我们是有麻烦了。”

“我说长官，要不你掩护我，让我骑着马硬冲过去？”中士说。

上尉扫视四周，沉吟着说：“硬冲过去，让我看一看……哟！这鬼子是个老手，选了这么个要命的地方。你看从这面壁立的岩子到他潜伏的地方是一望的开阔，只要你从他和岩子之间经过，都在他的射击范围之内。最恼火的是这岩子遍面子黑黢黢的起着皱而不餓眼，这样一来不管什么东西从它前面通过，都会非常地醒目，非常地容易瞄准。如果我们硬冲过去，这么大的一段距离，即使把马打得再快，他都能有充裕的时间从容不迫地对我们下手。因为从他那边看，经过岩子的人和马只是移动得快一些的游靶而已，我看你跑得再快，也不可能逃得过他的子弹。”

“那矮脚鬼是个行家。”中士也皱起了眉头。

“哎……你看那岩子，通身都是一条条竖起的皱纹，”上尉用马鞭指着苍黝的山岩说，“像不像一块横倒的搓板？”

“像又怎样？”中士歪着脑袋仔细地打量。

“你不要看远处，要往近处看，哎，再近一些……上尉用马鞭去拨中士的脑袋，“哦这就对了，你看靠近我们的这个竖起的凹槽，能不能容得下一个人？”他指着山岩上一竖稍宽的阴影，把望远镜递给瞪着眼睛的中士。

“我看没有问题。”中士举着望远镜说。

“我看也可以，”上尉转头瞄一瞄鬼子藏身的地方说，“这个石罅与那土坎之间毫无障碍，是一个非常好的射击位置，如果我能藏到里面去，那么只要小鬼子露头打枪，我看我就有机会把他干掉。”

“你藏到里面去？让矮脚鬼露头打枪，然后你把他干掉？”中士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让矮脚鬼露头打枪……哎，我说长官，这个我能做到。”

“你能做到？”

“是，我可以吆着马冲过去，诱狗日的出头打枪。”

“我说过，硬冲不行。”上尉皱起了眉头。

“报告长官，不是硬冲而是软冲。长官你见过我躲马的本事没有？”

“什么躲马？”

“就是跑马时把自己躲在马肚子的下面。”

“那不叫躲马，叫镫里藏身。”

“反正都一样……长官你别看我人精瘦得像个猴子，手脚上的力头却比别人大，

马跑得快时，我只要抓牢了肚带往马的肚皮底下一藏，那矮脚鬼就一定会花了眼，只见马而不见我弼马瘟。”中士自矜地说，“长官你让我去吧，打矮脚鬼的冒诈我又不是头一次，我保管万无一失。”

“你让我……你让我再看一看。”上尉目测着几个方向的距离说。

“长官你不用担心，我晓得这样做一定能成，”中士肯定的说，“你想想，那矮脚鬼乍生生地见一匹空马跑过去，起头笃定疑惑，他要是忍手不打呢，我就径直地冲过去，死活吆着马去找老县长。他要是反应过来开枪呢，长官你就趁这小子露头的机会，一枪把他崩掉得啦。”

“这样过去？……”上尉犹豫地说，“你过去时，鬼子一定先打马，当你从马肚子里掉出来时，他紧跟着就打你……不行，这样太冒险，容我再想一想吧……”

“长官是不是没有把握一枪毙掉那个矮脚鬼？”中士见上尉犹豫，挑动着说，“如果没有，我会再给长官打第二枪的机会。”

“不，我就是怕他的第二枪，如果我的第一枪稍有迟慢或者一击不中，那么小鬼子第一枪打的是马，第二枪肯定打的是你！”中尉担心地说。

“他的第二枪？阿子子……我说长官，你放心得了，他打第一枪，马一倒，眨一眨眼，我就钻到路边的水沟里去了，他再打，找不见我，定然把乌龟脑壳托出来，那时你就……”中士远远地望着岩子脚下浅而窄的水沟说，脸上满是轻松的笑。

“你说的怎么轻巧！我只怕那时快速奔跑的马骤然中弹倒下，惯性力就会把你摔飞出去，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你想摔到那里就能摔到那里去的……”上尉摇着头说。

“阿了了，摔飞出去？长官不要担心，你晓不得我的手劲有多大。到时我会紧紧抓住马的肚带，不让自己乱飞……”中士忽然收敛起笑容，严肃地说，“哎，我说长官，你这样绕来绕去的不拿主意，到底还想不想过去啦？要想，我看再不能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我说过，这当诱子打冒诈的事，我是老手，你让我干吧，长官！”

上尉紧咬着嘴唇，直视着中士的眼睛，在对方闪亮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勇敢和镇定，于是便放下心来，劈着手掌说：“干吧！”

“这就对了。”中士嘻嘻地笑了起来。

两人翻身下马，上尉把手枪连皮套交给中士，“嗨，黄里清你听好了，把手枪结实地系在腰上，把你背上的步枪卸下来交给我，那步枪拦脚绊手。另外还有马，你骑上我的黑马，黑马的颜色跟岩石的差不多，你过去的时候，那鬼子容易看岔眼，只要他打不中马的要害，那马或许就不会翻筋斗把你甩出去，到时候惟愿你能抓得住它的肚带……”

“是啊。”黄里清说。

“不过你必须记住，马摔倒以后，你要么紧贴着马身睡倒，藏到它的身体后面；

要么就藏到水沟里去。但按常理马中弹以后，你基本是朝前摔，所以还是作好滚水沟的准备，你要乘着摔出去的势头，控制住自己的身体，要快速地滚到水沟里伏着不动，千万别露出身子，哪怕是露出一丁点儿，你都会吃枪子。千万别心存侥幸！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中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另外，等等……还有这匹红马，也是匹能跑的主，你过去时，让它跟黑马并排着跑，在外翼为你和黑马挡子弹……你要很好地控制两匹马奔跑的节奏，做得好，你就能够多有一次活命的机会，而我也可以向那鬼子多打一枪……”

“啊子子！这样个干，我们可是连环套地欺哄矮脚鬼，他不死也不行！”中士捏一捏举在胸前的拳头，又笑起来。

“那么，”上尉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稍稍汗湿的纸，抬高了的声音显得十分严峻，“黄里清你听好了，现在我要说最重要的事情，这是要送给李师长和张县长的情报，它关系到我三十六师和县政府的生死存亡。记住了，我俩不管哪个活着，一定要把情报送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让情报落到鬼子的手里，我们只能牢牢地把它记在心里，你注意听，我要读情报的内容。记住了，我就把它毁掉。”

“读吧。”黄里清的神情立刻变得十分专注。上尉放慢语速，一字一板地念道：

“敌已侦知我师部及县府的行踪。其一—四联队三千多人今日中午十二点由亮石一带出动；其一四八联队两千多人今日上中十二点由弯沟一带出动，目标均为我军政长官竹子箐驻地。另，敌先头部队略计于下午六时许可至。又，敌已占据了北斋公房隘口。”

他顿一下，盯住了中士的眼睛问道：“记住了没有？”

中士说：“请长官再念一遍。”

“好吧，你注意听。”上尉又念了一遍。

“记住了。”中士放松地笑了。上尉命令他复述一遍，中士背书似地背得一字不漏。

“好。”上尉满意地点着头，划火柴烧掉了纸片。又举起望远镜观察鬼子的阵地。

伏在土坎子后面的鬼子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经验十分丰富的狙击手，在中国、在南洋、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缅甸……他射杀了连他也记不得数目的中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为此他得了不少勋章，军衔也到了少尉。他不但能吃苦，心理素质也极好。他已经在草丛中呆了一夜，白天毒辣的阳光烤得他脊背生疼，不断浸出的汗水湿透了衣服，他有些眩晕，但经历过无数打熬，他仍然能够死死地盯住公路，准备随时射杀冲进他视线来的任何目标。前天，飞机把他空投下来以后，他就找了个难以逾越的地方潜伏下来，昨天下午，他射杀了一个从苍岩前驰马而过的人，子弹打中了那个人的脑袋，而后又打马，他不能让马活着，如果马活着跑了，

就等于去报信。而眼下，他知道有两个人想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但他并不忧虑，按照马跑的速度，别说是两个人，就是再多几个，拉洋片似地从这片苍黑的山岩前跑过，他的狙击枪也能连人带马一齐收拾干净。他想路上过一阵子又会增加两具尸体，于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上尉迅速地瞄了瞄犹如披挂着鳞片的黧黑石壁，道声：“准备行动！”向藏在路头的黄里清挥一挥手，黄里清即向鬼子潜藏的地方打枪，并尖着嗓子大叫大嚷。上尉则提着步枪，一闪就冲进那段纵切的石罅里立了身，伸手翘起拇指作了个手势，黄里清便上了马。

石缝十分狭窄，上尉半蹲不站地把枪架在一块外突的石棱上，对着鬼子藏身的土坎子瞄了瞄，位置还算好，就是远了点儿，不过这不太要紧，他特别庆幸自己带的是一杆中正式步枪，这种枪射程远，准头好，他在县府军政联合干训班当教官时，就是用这种步枪教练学员的，用它猎杀敌人，他信心十足。

上尉回过头看，昂扬的小个子中士已经雄赳赳地骑在黑马背上，两手交替地搓揉着指头，就像拳击手上场时那样地劲头十足。红马立在他的右侧，急躁地蹴着蹄子。他见上尉看他，便冲着他笑，举起左手。示意一切均已准备就绪。

上尉可以下达命令了，他再看一眼跃跃欲试的黄里清，毅然地举起了右手，“出发！”他的手掌向下一按，心随着叫声激烈地跳动起来，就着这个势头，他把食指扣住了自己非常熟悉的步枪扳机。

“冲啊！”中士激昂地喊，用力拍了一下立在右侧枣红马，那马便箭一般地冲了出去，几乎同时，他座下的黑马也四蹄躜风地在石壁和红马间驰骋开来，踏起的尘土随着飞驰的马儿滚滚向前。

上尉不看中士，只死死地盯住鬼子藏身的那个土坎。但声势宏大的马匹掠过他眼前时，他的耳朵却“嗡嗡”地轰响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犹如雷霆般隆隆地震撼着他的胸膛，他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那飞扬的马尾一飘一忽，在翻滚着的褐色尘埃里，一晃就过去了。“镇静，镇静。”他咬紧着嘴唇，让狂跳的心安定下来，屏息凝眸地盯住土坎后面那个小小的光点，有如鹰鹭盯住将要出穴的老鼠。

卷着旋风，刹那之间，马匹驰入苍暗的崖壁，黄里清骤然翻身下镫，背着岩壁，横身藏于马身之下。“驾！驾！驾！他恣肆地大声吆喝，驱策着飞驰的马。此时，他已经感觉到那个凶残的鬼子正在用枪瞄着他和他的马，他既紧张，又兴奋，只想让马跑得快些，再快些……直至逃出鬼子的毒手。

他是个非凡的驭手，马刚跑出去的时候，他控制着黑马的速度，让它比红马慢一个头，这样从鬼子那边看过来，红马就可以完全屏蔽住黑马，那么，他寄身的黑马就可以暂时躲过鬼子的子弹了。

马越跑越快，他奇怪鬼子为什么还不开枪，是不是被看上去没有骑手的奔马给

迷惑住了。再向前，就正对着鬼子了，而被他驱策着的两匹马也被调整得并肩而驰了，鬼子还是没有开枪，他既吃惊又激动，在暴风骤雨般的蹄声里，他狂热地嘶吼着，把马催得更紧了。

突然，土坎子那头传出了枪声，脑袋中弹的红马像被绳索绊翻似的身子猛然一顿，嘶鸣着的马头杵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巨大的轰响，摇摆着尾巴的火红屁股往上一甩，巨大的身躯呼啸着在空中翻了个跟斗，重重地摔在坚硬、灰尘搅动的路上，拉出一道长长的血迹。

黑马继续奔驰，此时的黄里清，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他声嘶力竭地吼叫，用腾出的右手使劲地打马，身子随着驰骋的节奏颠颠簸簸，与狂奔的马儿浑然一体，那马儿的四条腿就仿佛长在自己身上，他想跑多快就能跑多快。

土坎后传出第二声枪响，奔跑着黑马突然身子一震，速度骤减倒在地上，巨大的身躯摩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嗞嗞声，在地上拉出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土槽子，卷着沙土横在路中间停住了。

就在黑马倒地的那一瞬间，中士紧抓肚带的手被强大的力量撕开了，他的身子仿佛炮弹般地冲向空中，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滚进路旁的排水沟里去了。

紧随着是第三声枪响，不过这一枪是上尉打的，当鬼子为奔到眼前无人乘骑的两匹马所迷惑，瞬间迟疑时，上尉就看见了他微微露出的结了草帽子，当他露头打第一枪并以极快的速度接着打出第二枪的时候，焦灼的上尉就对他的脑袋开了一枪，枪子从左侧打进了鬼子的脑袋。

远远的，上尉从准星里看着鬼子稍稍地向左一歪，垂下脑袋便没有了动静，他担心鬼子没有死掉，用望远镜看一看，瞄准了又放了一枪。再一看，从脑袋里涌出的鲜血在阳光下分外地灼目，这下，他确信鬼子已死无疑，便从石缝里跑出来朝中士奔过去。他边喊边跑，但公路上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外，四下里却安静得渗人。眼前一片尸横狼藉，他拼命地跑，跳过死马和早先死掉的那个情报员，他触目惊心地看着，躺在水沟里衣服带血的中士竟然一动也不动地毫无声息，“他死了！”上尉心里阵阵发冷，大声叫喊着中士的名字。

“黄里清……黄里清……黄里清……”上尉使劲摇动着中士面目朝下的躯体，但中士毫无动静。上尉更加慌乱，双膝跪地地去抱中士，中士被翻转过来。他紧闭着眼睛，脸上污染着肮脏的血块，头发里的伤口在渗血。“兄弟，兄弟！……”上尉绝望地摇他，软绵绵的身体随意地在胳膊里晃来晃去，上尉的脸由于惊惶而变得苍白。慌忙去摸他的脉搏，却惊喜地发现他颈上的脉搏在突突地跳动。“黄里清！”上尉由于激动而改变了声调。

“我在这里，长官。”黄里清的声音游丝般地细渺，他顽皮地眨着眼睛，还“格格”地笑出声来。

上尉顿时沉下脸来，虽然他知道这黄里清性情促狭，平时里常闹出一些使长官头疼的名堂来，不想在这紧急时刻，也竟涎皮失脸地装死吓人。

上尉动了气，霍地站起身来，厉声喝道：“黄里清！立正！”

“是。”黄里清从地上一跃而起，脚孤拐一弯打了个趔趄，又站直了，昂首挺胸立正在上尉面前，笑脸依然。

上尉和缓了脸色，关切地问道：“受伤了吗？”

“报告长官，脑壳和手孤拐擦破了点皮。”黄里清认真地说。

“坐下，我给你上点药，”上尉说，“刚才怪吓人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报告长官，长官活着，小兵不死。”黄里清又笑起来。

上尉佯怒道：“得了得了，小兵不死，像你这样怪古龙神的人，山也不够埋你！”他仔细地为他上药。

“山不够埋我？这山，埋我……阿得得，长官你听，听山咋个说。”黄里清又笑起来，突然扯直嗓子大喊，“小——兵——不——死！”那一望无际颠连着的山山壑壑听了，立刻跟着他叫，“小——兵——不——死！小——兵——不——死！”……他纵情地大笑起来。

上尉说：“好了好了，别耽误时间，我们还要赶路呢！”

“只剩下一匹马了，长官你走你的，”黄里清正经地说，“我在后面把应声哥哥喊出来，让他和我搭伴走路。”

“什么应声哥哥的？”古作舟摇着头，去牵马。

“什么应声哥哥的？你听我喊，”黄里清对着他的背影说，把双手在捂在嘴前做了个喇叭，亮着嗓子向着一条幽深晦暗的山箐大喊：“阿哥——上路喽——”山箐立刻回答：“阿哥——上路喽——”这黄里清越发疯叉，跳脚舞手地对着群山嚷嚷麻麻地一阵叫唤，“阿哥——走啊——阿哥——走啊——”霎时间近近远远的山壑跟着他叫，“阿哥——走啊——……走啊——走啊……”起伏重叠的回声和着快乐的、无拘无束的喊声在山谷里穿梭婉转，惊起的鸟儿啾啾地飞上蓝湛湛的天空，把幽深的山谷喧闹得越发的热闹。

古作舟回过头，向他挥了挥手，拽长着声音喊道：“赶快跟上——”拍马走了。

## 二

上午，日军驻滇西腾冲的守备部队在小镇的一个祠堂召开军事会议。

一张简陋的长桌上方，主持会议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联队长藏重大佐从木椅上站起来，拉了拉坐皱了的军装，挺直了宽大的胸脯，庄重地对列坐于两旁的军官们说：“诸位，在开会之前，我们为‘甲号讨伐’第一阶段战役中奋勇

歼敌，为国捐躯的英灵致敬！”一阵椅子挪动的吱吱声，戎装整齐的军官们都笔直地站了起来。藏重摘去帽子，垂下了长满浓密黑发的脑袋，膘一膘左右的僚佐，看他们个个因为前期的胜利而容光焕发，却差了些悼念战死者的沉痛与庄重，不禁皱了皱眉头。这也难怪，一周以来，他带领联队参加了对坚持于腾北的中国军队和县政府进行的讨伐，战斗出乎意料的顺利，节节的胜利使他们志得意满，情绪高昂。在这种情况下，与战事和胜利无关的事都会被认作多余，包括刚才这件严肃而必须的事情。于是他愉悦地说：“坐下。”

又是一阵桌椅的声响，军官们落了座。

“诸位，”藏重说，“明天，明天‘甲号讨伐’将进入第二个阶段，按照松井师团长的命令，我联队的作战任务仍然是与其他部队协同配合，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消灭盘踞于腾北及腾中的支那军第三十六师的主力 and 抗日县政府。在下达作战任务之前，松井师团长要求我向诸位讲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以期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肩负和担当，以必胜的决心，彻底肃清怒江以西的所有抗日力量……诸位，自从去年我英勇的大日本皇军进入缅甸后，我们就战无不胜，锐不可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破竹之势，击溃了支那、美国、英国三国组成的联军，拿下了整个缅甸和支那怒江以西的土地。彻底地切断了支那人赖以生存的滇缅公路……而这次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完成战略目标，为了天皇！为了胜利！战斗吧！”

“天皇万岁！”军官们低吼。

“诸位静一静，支那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主要的战争物资完全依赖进口。道路一断，他们就陷入了绝境……但这个时候，”藏重的眼睛突然变得凶猛而暴躁，“可恶的美国人却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支那西南地区四川、云南的航线。用飞机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过去，支撑弹尽援绝的支那军队。”

军官们窃窃地议论开来。

“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藏重提高了声音，“不过，他们靠飞机运输毕竟供不应求，支持不了多长日子。但是最近……最近支那人和美国人正在印缅边界和怒江以东调集军队，意图攻占缅北和滇西，以修建一条从印度利多直达昆明的中印公路。要是让他们得手，让支那这头失血的大象再站起来，那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宏图伟业定将付诸流水。诸位，我们现在所担负的，是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责任，诸位要全力以赴，决不能让敌人的图谋得逞。如果失败了，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即使剖腹，也难于洗刷我们的耻辱和罪业！”

“皇军必胜！”一个面色红润的中佐高喊，在座的军官都跟着他吼。

藏重走到地图面前，“诸位请看，”他用木棍指划着说，“中、美、英盟军为了达到攻占缅北和滇西的目的，最近他们不但巩固了怒江防线，而且在印度的阿萨姆，在怒江以东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军队，美国人也加紧了战争物资的空运，并以此

扩充和训练支那军队。为了应对此严峻形势，我缅甸方面军策划以第十五军进攻印度英帕尔，以切断驻印支那军的后路，并摧毁美军在阿萨姆的空运基地，以此来毁灭驼峰航线，掐断通往支那的最后输血管道。因此，在第十五军发动英帕尔作战之前，为弥补兵力不足，免除英帕尔行动的后顾之忧，司令部命令我第五十六和第十八两个师团集中力量，在确保各自占领区安全的同时，在短时间内击破和消灭滇西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将支那军队牢牢地封锁在怒江东岸。为了强调此次行动的重要性，作战代号定为“甲号讨伐”。行动开始后，我第十五军所属五十六师团的三个联队，十八师团的一个联队和两个大队投入了战斗，总兵力达到了一万五千人，我军对敌人实施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粉碎了敌人所有的抵抗，敌人已溃不成军，我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将军已将指挥部推进至腊戍，五十六师团松山将军的指挥所也推进到了桥头街。目前正在对游击于怒江西岸的敌三十六师形成包围之势，我联队目前的任务是，与腾冲行政班本部原田部长配合，派出得力的探员，捕捉敌三十六师的师部所在，与一一四联队协同配合，把支那的这个师连同它的番号一举抹掉……好，下面，请铃木参谋长布置作战任务。”

一个皮肤白皙的中佐军官走到地图跟前，“诸位请看，”他轻轻地敲打着地图说，“截至昨天，我联队已经攻克了明光、滇滩、固东、瓦甸、界头、桥头等腾北的全部重要市镇，占领并切断了高黎贡山大部分的交通孔道。在此强弱悬殊的形势下，敌军的通讯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被我们分割成小块而孤立起来，他们已不能再战，为避免全军覆没的厄运，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跳出我们的包围，择路逃到怒江东岸去。而他们逃跑的路线，最有可能的就是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之间尚未被我军封锁的秘密小道，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敌三十六师和腾冲抗日县政府的确切位置，在他们进入高黎贡山前以优势兵力集而歼之……”

“据协同我皇军行动的牛贵便衣大队送来的情报，”藏重插话说，“敌三十六师师部昨天下午曾在李子树一带出现，但天黑后却不知去向，估计正向东逃逸，寻找翻越高黎贡山的秘密小道，以达到跳出我们的合围，撤至怒江东岸的目的。”

“这个情况我已及时向松山将军报告，”铃木接着说，“刚才收到他来电，命令我联队收拢部队，与其他联队密集呼应向东北搜索前进，一俟探明三十六师和抗日县政府的方位，则各路人马同时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军发起进攻，以达到歼灭敌军、政力量之目的。”

“散会以后，”藏重说，“各大队立即相互配合，将部队编排成小距离的间隔，拉网式地向李子树靠拢，每半小时向联队报告一次情况及自己的所处的方位，不得有误。”

“报告联队长，”一个彪壮的少佐带着询问的神情说，“我大队昨天派出两个小队跟随支那向导已经进入北斋公房附近的秘密通道，是否将这两个小队撤回，参

与大部队的拉网行动？”

“不。”藏重说，“既然我们已经发现并控制了两个秘密通道，就应该赶快修筑工事，据险而守，敌人比我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又能得到山民的支持，他们移动起来是出乎预料的快，经常让我们防不胜防，所以不能排除敌人从这两个通道翻越高黎贡山的可能，你命令官兵们要提高警惕，不得松懈。”

“是。”少佐说。

“诸位注意了，”藏重冷峻地说，“值此胜利在即的时刻，我们决不能自负轻敌，麻痹大意。部队搜索前进时必须随时保持无线电联络，明确各自之间及与联队部的的位置，以便在紧急时刻能迅速地收拢并投入战斗。前期战事进展得太顺利，我们决不能把它当成轻敌的包袱。让敌人有可乘之机，从铜墙铁壁中渗透出去。松山将军一再强调，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光荣的五十六师团的身上。”

“是。”军官们又站了起来。

“诸位，在散会之前，我要请诸位看一样东西，”藏重转身拿出一幅糊裱得非常精到的斗方，军官们都围拢过去。“这几个磅礴大字是松山将军写给我的……”他说。

一个面目清朗的中佐抢着念道：“武士魂，支那心。”

“武士魂，支那心……”军官们乱哄哄地念。

“是的，诸位，这六个字，字字洪壮如擂鼙鼓，充分体现了我大和武士包揽支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雄心壮志……”藏重激动地说。

“是的，武士魂，支那心。”铃木晃着头说，“它说出了我们大和武士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抱负。”

“所以诸位，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光大大和武士的一往无前、战之必胜的精神，作最后一搏，将支那这个无主、无心、无骨，被内耗掏虚得只剩下躯壳的庞然大物彻底征服。到了那天，我们将豪迈地把它作为一份厚礼，献给我们伟大的天皇！”他狂热地挥舞起拳头。

“武士魂，支那心！”众军官激动地大声喊叫。

这时，一个中尉送来一封松山将军的电报，藏重看了看，立刻容光焕发，急冲冲地说：“诸位，我们得到情报，敌三十六师师部及抗日县政府现在驻扎于高黎贡山西麓的竹子箐！……我命令！全体集合，立即出发！”

“是！”不绝于耳的口令声骤然响起。

### 三

下午两点多钟，上尉骑着剩下的那匹白马赶到了竹子箐。寨子外围负责警戒的

一位少校把他带到了李壮图师长帐篷里面。疲倦而消瘦的师长正与几个参谋人员围坐在一张铺着地图的桌前，听一个上校军衔的中年人在地图上指指点点。

自从日军发起‘甲号讨伐’以后，李壮图师部便与散布于腾冲各地的大部分队伍失去了联络，面对着敌人的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李壮图只得下令收缩部队，意欲在腾北寻找有利地形凭险而守，等到敌人迫于印度战场兵力吃紧而调走一些军队，整个战场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如果能坚持到反攻的那天，那么他的这支部队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一是能大幅地减少反攻部队的伤亡，二是能提前赢得反攻的胜利。但是，由于散布于各地的部队大多数失去了联系，而派出去下达命令和向师部及县府送情报的通讯员大多数在途中要么被俘，要么死于敌人的狙击枪下。以至驻扎在几个军事要地的整营整连的部队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猜测、等待和焦虑使他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他正在为敌情不明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上尉来到他的面前。

“啊啊！是古作舟！”李壮图见到焦急万分的古作舟，便预感到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李师长，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报告！”古作舟利落地行了军礼，便口齿清晰、准确无误地叙述了情报的内容。李壮图默默地听完报告，却忘记放下举在帽檐上的右手，古作舟看了看面容憔悴、举止有些涣散的李壮图，便暗自嗟叹，骤然间感觉到战争对于指挥员那种难以想象的、超乎寻常的压力。

缓过神来，李壮图低声地对上校说：“我们得赶快走，请张县长找的向导到了没有？”

“上午十点钟张县长就派人送过来了。”

“好。”李壮图安心地吁了口气，对古上尉说：“你跟我走，我们见张县长去。”

“是。”古作舟跟他转弯抹角地进到一片竹林里。

在一间破败的茅屋前，须发斑白的张明浩县长正襟危坐在一个高脚的马杌上，挺直的身体和熠熠的目光显现出老人的振作与硬朗。一袭蒙了尘的青布长衫，一双土布鞋，勾勒出一个端方清正、素雅老儒的形象。他的身旁围坐了七八个衣着体面的男人。身后，两根竹竿挑着的一幅醒目的白布望子，上面黑墨淋漓的三行端严大字：

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政府

县长张明浩

坐办

这幅望子，就是备受艰难，在沦陷区领导腾冲各族民众，舍生忘死地与日寇周旋奋战，被称为转转县长张明浩的县衙门了。当日他在望子下开衙理事，与几个乡绅富户、山官土司商议为县政府找一个新的落脚点，为县政府的安全转移做好准备。